

21.06

中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九輯

9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中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江县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中共中江县特别支部于一九三一年冬在县城模范小学(现公园街实验小学)成立



中江县最早的农民协会成立地址——富兴场白云寺



中江县最早的共产党县委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在坭金场肖家大院建立



中江县最早的共青团县委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中旬在坭金场白庙沟建立



中共中江县地方组织早期领导人——戴资杰烈士



中共中江县南路工作委员会书记——王本鉴烈士

本辑编辑委员会成员：

李昌绪 陈子全 王开彬

黄宣永 彭廷忠 林永年

房建国 冯永湛 唐学富

顾 问： 秦韵节 范 云

主 编： 李昌绪

副主编： 唐学富 冯永湛

目 录

戴资杰烈士遗作三篇·····	(1)
磨灭不了的记忆·····贺枝贵口述 旷绍金整理	(6)
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罗洪恩·····	陈代恩 (9)
共产党员谢绪贞传略·····	陈代恩 (14)
中江县城迎解放·····	陈俊安 (23)
中江的抗日救亡运动·····	徐 通 (30)
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诗词 (十三首) ·····	(35)
中江人口的历史及现状·····	管锡庆 (44)
中江县的气象事业·····	黄玉兴 (63)
中江建筑勘察设计述略·····	徐 通 (73)
民国时期的中江工会·····	宋侠生 (78)
民国时期中江县合作社概况·····	唐安宅 (86)
建国后中江的医药业·····	夏文耀 (94)
中江的红苕·····	陈烈君 (100)

中江挂面业的恢复和发展·····	黄良鉴(106)
中江县城服装业的发展·····	邱煜东(120)
中江县唐宋古镇的变迁·····	管锡庆(134)
广福文物记要·····	邓亚曾(142)
铜山胜迹·····	陈子纲(146)
话说梅花镇·····	许乃仁(152)
阳平镇今昔·····	许乃仁(159)
中江关帝庙·····	蒋海福(163)
中江城隍庙及其他·····	何煦民(167)
雷氏武官与抗英战士雷正芳·····	管锡庆(176)
圣寿寺和正果法师·····	夏洪发(181)
江之钰生平事略·····	简毅忠(185)
忆陈复安同志·····	蒋海福(189)
书法界前辈林舒乔·····	蒋海福(192)
吴贯之其人·····	赵纯熙(195)
中江城关老龄协会简介·····	李昌洛 冯惠安(200)
民国时期中江的盐税·····	张善乐 杨忠明(207)

民国后期中江手工业劳动者的悲惨生活·····	邱煜东(216)
中江的反动会道门·····	王善培(222)
红灯教火烧石笋场·····	陈 键(228)
《初唐三杰会玄武》质疑·····	吴远钊(232)

戴资杰烈士遗作三篇

革 命 途 径

一个现代被资本帝国主义支配控制榨取的社会，全被金钱笼罩着了。有资有产的皆有生活保障，不然就只有变牛马、当奴隶，或饿死一条道路。现在一般劳动的人血汗精力已被他们（帝国主义军阀）吸收完了。葬身的坟墓已在目前。这时候求生求死、可歌可泣，那已是随个人的意识了。

我们既披了一张人皮，在人类算数，总算沾了一点理性的动物的气味，那我们应该确定个人的人生观。虽然站在荆棘丛生的道上，可是要坚决个人意志，奔上前途，我们不要羡慕那凭遗产的纨绔儿，卖国营私的官吏，克扣军饷的军官，操纵价票的商人，收买选票的议员，他们虽一时安逸快愉而终归是在被打倒之列。我们要负起使命与恶势力奋斗，莫存畏惧之意志，拿出百折不挠之精神，丢掉一切灰色生活、小布尔乔亚的习性；那些希望有升官发财，娇妻美妾、良田华宇，一切幻想要把它抛于荒郊旷野，鼓动着沸腾的热血无蹄

踞地走上前线，向旧势力压迫者进攻，并且联合国内各民族，以及全世界被压迫者弱小民族，共同奋斗，打倒压迫者、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贪官污吏、豪绅地主，解除自身痛苦，这是现在革命唯一途径了。

将 来 之 我

岁月蹉跎，弹指二九过。腹笥仍空空，胸中无把握。每当清夜而寒栗，常值旷野而悲歌。谈学问只得呼负负，说家庭徒唤奈何。讲到将来之我，前途荆棘，危险殊多。再前进，又被这虚伪污丑的万恶社会团团围着，使人消极悲观而退缩。去经商，商被外人锁，无资本拿什么去买货；即有钱，亦不过为外人资本作徭役。去为工，工仍为洋鬼夺，虽终日之勤劳，除糊己口能落几何！唉！这都是满清的遗毒，帝国主义之万恶，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可怜小百姓既受压迫，又遭网罗；谁能解救他们于水火。孙先生曾说过：靠自己拿起武装革命到底，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赶走帝国主义，苦难的日子才能摆脱。孙先生为此奔波四十年，受尽了许多折磨。事虽未成，方向无讹。我认定，往者昨日死，今日来者多；腹笥空空慢慢积，胸无把握朝朝学；寒栗是弱者

故态，有志何必悲歌；呼什么负负，唤什么奈何，决心把前途荆棘砍倒，任它几多危险，何等万恶，我也要把它冲破。要抱着积极乐观主义，追随革命先烈朝将来路上，去寻革命大道，一洗社会污浊。只要精神聚，热血多，百事都由我，何必十万横磨。革命种籽今日下，伫看将来结个大的革命果，速前进，勿委佗。

万恶社会之写真

时代潮流是澎湃不息地向前奔腾。任其剥削者即使筑就万仞铁堤，毕竟抵抗不住由蒙昧进于文明，以自达于科学昌明的现时代。过去一切昏庸老朽的思想、风俗、习惯等等也必然要被葬入无人凭吊的荒芜而黑暗的坟墓里去。伟大的时代在我们面前闪闪烁烁地放出万丈光芒走拢来了。但是，在这新旧交替时代的过程中，整个社会被一些恶魔似的资本帝国主义播弄摧残，演出许多大奇而特奇的事，使两个阶级的对立愈加尖锐。这表现出它最后的挣扎，回光返照。

拿现在我国社会来说，也被一群恶魔弄得乌烟瘴气。一切政权都操在军阀、政客和所谓以党治国的党国要人手里；而他们只图为私人利益而勾心斗角，各藉武力，内室操戈。

如直皖战争，蒋冯阎战争。今年的粤战，即将来临的陈蒋战争……等都是在互相争夺、互相残杀。同时天灾人祸，水灾瘟疫等，一时并起，而农民不得耕种，工人不得作工，商人不能运输，劳动者的生活不能维持。你看，那虎狼似的军阀，更加恃其势力用种种毒辣手段（粮款预征、特捐、关税、验卡、鸦片公买）刮削农民脂膏、工人血汗。致使民不聊生，国内闹得四分五裂，引起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如东北事件、康藏事件、泸案等）。而他们掌握兵权不去抵抗，用他的温柔政策，曲线外交，甘心卖国，献媚于帝国主义。人民在忍无可忍的当中，自身陷于一种不可形容的苦痛，使自行武装起来，所以有反帝反军阀的组织（红军）。可是有枪阶级——军阀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更加紧压迫屠杀逮捕、解散。近年来已成了一个恐怖局面，劳动者之死不计其数。全中国充满凄凉惨淡景象，发出杀杀杀的嚎叫声。

至于法律方面，不消说还是不能保障人民的利益，仅仅是为着有产阶级服务的。此外的一切也可想而知了。尤其是教育，真令人伤心，恨不可言。教育经费拿去扩充军械去了，学校做军营去了。即使能勉强维持的学校，对于学生重收学费，要有钱的青年方有求学的机会。就纵有求学的机会，思想受其束缚，所有的科目不能充分的教授，使求学者

得不到真正的知识学问。假使学生有爱国思想或爱国行动，对于现代社会有一点儿认识，一定要被默退斥退，甚至有生命危险。于是一般青年在这雨暴风狂四处黑暗的歧途中，竟不识其所以了。这就是阻碍我国社会进化的一个大障碍。

我们从上面几项来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形呢？这完全是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关系。因为我国以前是封建经济，被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打破后，就不能成为资本经济，反成了一个半封建经济。它既不能独立，又常受到列强帝国主义经济的排挤。无论甚么权利，都受帝国主义的控制、驱使、支配。所以一些军阀就依靠它（帝国主义）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帝国主义利用军阀巩固其在华利益上优越势力，以作为它经济侵略的基础，故而演成了现在这个万恶的社会。

我们青年在这万恶的社会中，就应有明确彻底的认识。无疑地我们负有历史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应该把这万恶的社会作根本的改造，把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地主铲除干净！青年们赶快树起革命的思想，拿出革命的行动，发扬不屈不折的革命精神，建筑我们工农的幸福乐园，将来才会有快乐之日啊！

磨灭不了的记忆

贺 枝 贵

我离开老家陕北，随军入川，已在中江工作了40年，中江是我的第二故乡。尽管我年逾古稀，但半个世纪以前的风风雨雨仍留在我的忆忆深处。特别是我参加把南泥湾建成陕北好江南的情景，总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那是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向抗日根据地野蛮进攻，国民党反动政府掀起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断绝了对八路军的供给，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封锁，延安西边有国民党的“三马”围剿，从1938年到1940年，又连续三年干旱，粮食歉收，给陕甘宁边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仅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甚至连火柴也没有。为了解决这个困难，粉碎日蒋的反革命封锁，毛主席提出了开展整风和大生产两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当时根据地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毛主席、朱总司令带头模范执行，毛主席在他住的窑洞外砌

土种菜，朱总司令也纺棉花。1942年3月，延安召开了军政大会，动员大搞生产运动，在会上王震同志提出了“一把锄头一杆枪，搞好生产保卫党中央”的口号。我们也纷纷表示，一定要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

也就在这一月，我当时所在的359旅411团170多人开进了南泥湾。我们眼前的南泥湾，荒无人烟，只见树木遮天蔽日，野兽成群结队地奔来跑去，其中，野狼、狡兔、长蛇最多，野猪也多得很。最令人心烦的是山蚂蚁，因为我们初来乍到，只能搭窝棚铺干草睡觉，每当一睡下，山蚂蚁便来捣乱了，咬一口疼得人要命，山蚂蚁之多，实在叫人无法入睡。我们初到南泥湾，地上的树叶足有两尺多厚，这样的荒地开出来无疑是肥沃的。我们采取了开出一片地就种一片的办法，先种瓜菜，再种粮食。当时陕北雪还未消，我们穿的老棉袄，说是棉袄，其实絮的是羊毛，鼓鼓囊囊，很不好穿，但又不能不穿。开始时每人每天还供应一斤粮，每月五钱油、五钱盐，到了五月，每人每天就只有半斤粮了。5月6月是最困难的两个月，种下去的庄稼还没有收，而供应越来越少，我们把能吃的东西都吃了，甚至连柳树花花也先用开水烫、再用冷水泡了吃。就这样，我们始终坚持着边开荒，边种地。

到了这年7月，我们种下去的第一批瓜菜有了收获，到了8月，包谷、山芋出来了，第一次收获的南瓜最大的达五十多斤重，我们一个连，光南瓜籽就分了三升多。看着一尺多长一个的包谷，一斤多重一个的洋芋，8斤多重一个的萝卜，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到了9月，莲花白也开始收获了，大个大的好得很，重的一个达30多斤。我们还用野杏仁和桃仁榨油，用蓖麻籽点灯。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基本解决了生活问题。

除了开荒种地，我们还在南泥湾打窑洞，每个连都打了14孔窑洞；还盖起了平房，建起一个纺织厂，一年生产10多万匹布；还办了一个小兵工厂，生产手榴弹和地雷壳。从1942年开始，1943年、1944年连年丰收，光是1943年就收获了20多万斤粮食，这年还交了公粮2万5千多斤。由于我们全旅指战员的努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终于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1944年9月，我被派到延安川口派出所担任所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南泥湾。但几十年来，参加南泥湾垦荒的这段历史，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旷绍金 记录整理）